

發現圖書館、發現書

民國五十五年至六十五年的十年歲月，書一如生活物質是匱乏的，學校的教科書大約就是童年之書，要不就是放學後的野放生活也可算是自然之書，沒有任何一本童書或故事書佔有私密的記憶，沒有一張書桌與台燈伴讀。家庭作業在黑夜驟降前於籬笆院內做完，而一張桌面印有注音符號表的摺疊桌椅，則是小孩埋首拙筆的寫字天地，寫完了功課，桌椅二三下摺好，還有時間在晚飯前多玩片時呢！那時的小孩，玩比吸收知識重要：哇！妳的彈珠好多呀！要不要去抓肚肚魚？小毛和哥哥打架了，烤地瓜、抓蟋蟀啣！村子的小孩一吆喝就是一夥兒，像鴨子似的聒噪。如果那時候有人送我一本圖文並茂的圖畫書，不知道我的黑眼珠子會不會瞪得像魚眼大？我猜，不會，我可能只會輕輕翻翻書的頁角再闔上，雙腳一蹬一蹬的跳開，再邁開我的步伐飛也似地跑了，外面的世界多美呀！

當小二的我站在冰涼的房間，看著那些本躺在玻璃書櫃下的書時，心情與周圍的空氣多麼地相似：靜默。冷氣機嘎嘎地震著窗，大人小心地捧著舊黃的書，彷彿些微的震動就要把千年的書頁給嚇醒，那躲在縫線裡的書虫在指間的輕翻中睡得更安穩了。我不敢出聲，乖乖地跟在大人旁，也還要懂事似地聽著叔叔說明書的來緣，而窗外的陽光因書的隔絕更顯靜謐。我穿著小洋裝，腳底癢癢的，「這學校好大呀，草坪好大呀，不若鄉下的風景親切，但足夠我赤腳跑上一天的天地呀。」我在心裡沒腦似地想。

與東海大學圖書館的相遇並未使我愛上它，我不知書的輕重、不求知識的價值，即便我考上東海夜間部，仍然與它劃清界線－圖書館是做功課而不是看書的地方，雖然每週三電影之夜後每每坐於館前的矮牆上沉思休息，我從未因找書、看書而踏入其中。它，陌生而空泛；它，對於我就好像一道豐盛的宴席，不知道該從何動手般的疏離。於它，我只能算是一個讀者，一個不諳閱讀的讀者。

從一個不諳閱讀的讀者轉變為耽於閱讀的工作者，常感慨讀書時間之零散紛亂，也因為忙碌而歷經一段癡愚時期，癡愚的根本原因是遠離書本太久，文字入眼是種生澀，是一堆硬梆梆的鉛字符號，沒有影像，沒有情感，沒有味道。因為念舊，找出舊書新版來看，新皮兒換了樣版，雖少了點兒味，倒不要緊，要緊的是，我竟然也無法專心從一而終，像小孩跳房子遊戲似的翻著看、跳著讀，有時索幸就略過大半書選了結局讀。當我意識到自己對書的敏銳度不若以往時，才發現自己是因為習於網路化的閱讀而忽略了閱讀的品質，就像慣以 e-mail 寫信而懶於書寫，驚覺自己的字變醜了！網路的時代，我變成了資訊的收集者卻喪失思

考能力？滑鼠的游移推進取代了書頁的翻飛？圖書館成爲虛擬的映像館，擁有一條 ADSL，我可以呆若木雞於螢光幕前而知天下事？

走過街坊的書店，瞥見那座落有序的書一如自然世界的草葉片片紛落，那根植於原始的呼喚催著我步入其中，紙的芬芳再次吹入心扉，我慢慢地遊走在書頁之間，沒有秒差的等候、沒有中斷的嘆息、沒有無法連線的無知。我隨意地瀏覽架上的書景，繽紛的封面設計是一種愉悅視覺的觀賞，沒有保護螢幕畫面生硬地切入眼角，我重拾閱讀書的樂趣，像一隻回游海的魚自在呼吸。那種於心於手的實體接觸感不會消逝，即使我的眼失焦過久已然模糊，我不會忘記我曾經嗜讀的歲月；即使網路狂飆的切進我的生活，我不會忘記圖書館裡書的風華，因爲每一次的閱讀都是一個開始。(文/六月瑪麗)

觀點閱讀

〈由歷史的軌跡看東海大學圖書館的變遷〉東海采風第二期，66-77 頁

〈蘊育早期的院落：文學院、理學院、行政大樓、舊圖書館，創校－民國六十年〉東海采風第二期，51-65 頁(二書置於特藏組)

